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4n0474

佛說維摩詰經

吳　支謙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佛國品
  - 2 善權品
  - 3 弟子品
  - 4 菩薩品
  - 5 諸法言品
  - 6 不思議品
  - 7 觀人物品
  - 8 如來種品
  - 9 不二入品
  - 10 香積佛品
  - 11 菩薩行品
  - 12 見阿閦佛品
  - 13 法供養品
  - 14 囑累彌勒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74 [Nos. 475, 476]
佛說維摩詰經卷上(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之稱一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)

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

佛國品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於維耶離奈氏樹園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八千。菩薩三萬二千，皆神通菩薩，一切大聖能隨俗化，佛所住者皆已得住，為法城塹護持正法，為師子吼十方聞聲，眾人不請祐而安之，興隆三寶能使不絕，皆已降棄魔行仇怨，一切所化莫不信解，皆度死地，脫無罣礙，不失辯才。其念及定、總持，諸寶悉成；其所布施、調意、自損、戒、忍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善權已下。得無所著、不起法忍，阿惟越致法輪已轉。隨眾人相為現慧德，在諸眾為正導，以無畏而不動，已成福祐慧之分部，已得相好能自嚴飾，色像第一；捨世間財，志行高妙，名稱普至，有金剛志，得佛聖性；以法感人，為雨甘露，曉眾言音，所說如流，其聲清淨，入微妙法；見生死本，眾厄已斷，度諸恐畏，為師子吼，不以多言，其講說法，乃如雷震，無有量，已過量；以道寶之智，導為大師，以知足之行，現遠佛聲及法功德，博入諸道順化眾生，說無比正佛之智慧；以十力、無畏、佛十八法，往度惡道諸墮塹者；其生五道，為大醫王，以慧以善，救眾生病，應病與藥，令得服行。無量善事皆悉得，無量佛國皆嚴淨，無量佛慧皆修學，明智之講皆聽聞，明者之迹皆履行，慧之德本隨次興，深法之要皆已入，三昧無量能悉成，佛力無畏，一切具足。
其名曰：正觀菩薩，見正邪菩薩，定化王菩薩，法自在菩薩，法造菩薩，光造菩薩，光淨菩薩，大淨菩薩，辯積菩薩，寶積菩薩，寶掌菩薩，寶印手菩薩，常舉手菩薩，常下手菩薩，常慘菩薩，常笑菩薩，喜根菩薩，喜王菩薩，正願至菩薩，虛空藏菩薩，寶甚持菩薩，寶首菩薩，寶池菩薩，寶水菩薩，水光菩薩，捨無業菩薩，智積菩薩，燈王菩薩，制魔菩薩，造化菩薩，明施菩薩，上審菩薩，相積嚴菩薩，師子雷音菩薩，石磨王菩薩，眾香手菩薩，眾手菩薩，常應菩薩，不置遠菩薩，善意諫菩薩，蓮華淨菩薩，大勢至菩薩，闚音菩薩，梵水菩薩，滴水菩薩，寶幢菩薩，勝邪菩薩，嚴土菩薩，金結菩薩，珠結菩薩，慈氏菩薩，濡首菩薩，其三萬二千菩薩，皆如此上首者也。

復有萬婆羅門，皆如編髮等，從四方境界來詣佛所而聽法。一切諸天各與其眾，俱來會聚此。彼天帝萬二千釋從四方來，與他大尊神妙之天，及諸龍神、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甄陀羅，摩睺勒等，并其眾皆來會。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并其眾會坐。彼時，佛與若干百千之眾，眷屬圍遶，而為說經。其從須彌方外來者，四面雲集，一切眾會皆坐自然師子之座。

於是維耶離國有長者子，名羅隣那竭(漢言曰寶事)與五百長者子俱，皆有決於無上正真之道，持七寶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其寶蓋，共覆佛上。佛之威神，令一寶蓋，覆此三千大千佛國。於是世界諸來大眾，皆見寶蓋覆此三千世界，諸須彌目隣、大目隣山、雪山、寶山、黑山、鐵圍山、大鐵圍山，悉現於寶蓋中。此三千世界，大海江河，川流泉源，及上日月星辰，天宮龍宮，諸尊神宮，悉現於寶蓋中。十方諸佛佛國嚴淨，及十方佛在所說法，皆現於寶蓋中，悉遙見聞。一切魔眾得未曾有，禮佛而立。國界若干，莫不目見。

童子寶事，即於佛前以偈讚曰：

「清淨金華眼明好，　淨教滅意度無極，
淨除欲疑稱無量，　願禮沙門寂然迹。
既見大聖三界將，　現我佛國特清明，
說最法言決眾疑，　虛空神天得聞聽。
經道講授諸法王，　以法布施解說人，
法鼓導善現上義，　稽首法王此極尊。
說名不有亦不無，　以因緣故諸法生，
非我不造彼不知，　如佛清淨無惡形。
始在佛樹力降魔，　得甘露滅覺道成，
以無心意而現行，　一切異學伏其名。
三轉法輪於大千，　受者修正質行清，
天人得見從解法，　為現三寶於世間。
佛所說法開化人，　終已無求常寂然，
上智愍度老死畏，　當禮法海德無邊。
供養事者如須彌，　無誡與誡等以慈，
所演如空念普行，　孰聞佛名不敬承？
今奉能仁此慈蓋，　於中現我三千世，
諸天龍神所居宮，　犍沓和等及閱叉。
以知世間諸所有，　十力哀現是變化，
眾覩希有皆歎佛，　稽首極尊大智現。」

童子寶事說此偈讚佛已，以恭肅敬意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此五百童子，皆有決於無上正真之道，願聞得佛國土清淨。佛惟解說如來佛國清淨之行。」

於是佛告寶事曰：「童子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解說如來菩薩佛國清淨。」於是寶事與諸大眾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「童子！蚑行喘息人物之土，則是菩薩佛國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欲教化眾生，是故攝取佛國；欲使佛國人民盡奉法律，故取佛國；欲使佛國人民入佛上智，故取佛國；欲使佛國人民見聖典之事而以發意，故取佛國。所以者何？欲導利一切人民，令生佛國。譬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宮室，終不能成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薩欲度人民，故願取佛國；願取佛國者，非於空也。童子！當知菩薩以無求於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以不言我教照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以善性於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能成眾善，為人重任，生于佛土；菩薩弘其道意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恒以大乘正立人民，得有佛土；菩薩布施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布施施諸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持戒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周滿所願，以十善行合聚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忍辱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有三十二相而自嚴飾，以其忍行調正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精進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以諸德本善修勤力合聚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禪思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已知所念正安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智慧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能以正導成就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行四等心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慈悲喜護，護諸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行四恩為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惠施仁愛利人等利，一切救濟合聚人民生，於佛土；菩薩行善權方便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行權攝人為善，生于佛土；菩薩行三十七道品之法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以根、力、覺、意勉進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薩分流法化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示現賢善之行，得見佛土；菩薩說除八難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為斷惡道眾難而有佛土；菩薩自覺不譏彼受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斷諸邪受而有佛土；菩薩淨修十善之行故，於佛國得道，而不離偶大財梵行，誠諦之語，免于惡道，言以柔軟，不別眷屬，恒與善俱，無有嫉慢，除忿怒意，以正見誨人，生于佛土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薩以應此行，便有名譽；已有名譽，便生善處；已生善處，便受其福；已受其福，便能分德；已能分德，便行善權；已行善權，則佛國淨；已佛國淨，則人物淨；已人物淨，則有淨智；已有淨智，則有淨教；已有淨教，則受清淨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薩欲使佛國清淨，當以淨意作如應行。所以者何？菩薩以意淨故，得佛國淨。」

賢者舍利弗，承佛威神，心念是語：「以意淨故得佛國淨，我世尊本為菩薩時，意豈不淨，而是佛國不淨若此？」

佛知其意，即報言：「云何，舍利弗！我日月淨，不見色者，豈日月過耶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非日月過。」
佛言：「此，舍利弗！咎在眾人無有智慧，不見如來佛國嚴淨，非如來咎。此，舍利弗！我佛國淨，汝又未見。」
編髮梵志謂舍利弗言：「惟，賢者！莫呼是佛國以為不淨。我見釋迦文佛國嚴淨，譬如彼清明天宮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我見此中亦有雜穢，其大陸地則有黑山石沙穢惡充滿。」
編髮答曰：「賢者以聞雜惡之意、不猗淨慧視佛國耳。當如菩薩等意清淨，倚佛智慧，是以見佛國皆清淨。」
於是佛即以足指按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皆為震動，若干百千珍寶積嚴，處處校飾，譬如眾寶羅列淨好，如來境界無量嚴淨於是悉現。一切魔眾歎未曾有，而皆自見坐寶蓮華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且觀此佛國嚴淨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。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，今佛國土好淨悉現。」
「然，舍利弗！我佛國如是，為當度不肖 人故，如來隨此多怒害者現佛國異。譬如諸天同金鉢食，其福多者，舉手自淨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意清淨者，便自見諸佛佛國清淨。」
當佛現此佛土嚴淨之時，八萬四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，長者子寶事并五百童子皆得柔順法忍。佛現神足，於是國土莫不欣然，各得其所。弟子行者，天與人三萬二千，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生；其八千人漏盡意解。

維摩詰所說經善權品第二

是時，維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曰維摩詰(漢言無垢稱)，在先佛已造行修善，本得法忍，已得辯才，神通不戲，得無所畏，降魔勞怨，深入微妙，出於智度無極，善權方便，博入諸道，令得所願。人根名德，生而具足，造成大道，所作事勝，佛聖善行，皆已得立，覺意如海，而皆已入。諸佛咨嗟，弟子、釋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居維耶離，矜行權道。資財無量，救攝貧民；以善方便，攝諸惡戒；以忍調行，攝諸恚怒；白衣精進，攝懈怠者；禪定正受，攝迷惑意；得智慧律，攝諸邪智。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至賢之行；居家為行，不止無色；有妻子婦，自隨所樂常修梵行；雖有家屬，常如閑居；現視嚴身，被服飲食，內常如禪。若在博弈戲樂，輒以度人；受諸異道，導以佛教不離聖典；因諸世間俗教善語，以法樂而樂之。一切見敬，為供養中最；所有耆舊，能喜世間一切治生諧

偶；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。遊諸四衢，普持法律；入于王藏，諸講法眾；輒身往視，不樂小道；諸好學者，輒身往勸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種，除其欲怒；入諸酒會，能立其志。入長者種，正長者意，能使樂法；入居士種，正居士意，能除其貪；入君子種，正君子意，能使忍和；入梵志種，正梵志意，使行高遠；入人臣中，正群臣意，為作端首使入正道；入帝王子，能正其意，以孝寬仁率化薄俗；入貴人中，能為雅樂，化正宮女；入庶人中，軟意愍傷，為興福力；入帝釋中，正帝釋意，為自在者，示現無常；入梵天中，正梵天意，能現梵殊勝之慧；入四天王，正天王意，能使擁護一切天下。

如是，長者維摩詰不可稱說善權方便無所不入，其以權道，現身有疾。以其疾故，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群臣、太子并餘眾輩，從而問疾者無數千人。其往者，維摩詰輒為說是四大身為死亡法，言：「諸仁者！是身無常，為無強，為無力，為無堅，為苦，為老，為病，為多痛畏。諸仁者！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，澡浴強忍；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野馬，渴愛疲勞；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；是身如幻，轉受報應；是身如夢，其現恍惚；是身如影，行照而現；是身如響，因緣變失；是身如霧，意無靜相；是身如電，為分散法；是身無主，為如地；是身非身，為如火；是身非命，為如風；是身非人，為如水；是身非有，四大為家；是身為空，無我無性無命無人；是身無我，我者轉離；是身如束薪，筋纏如立；是身非真，但巧風合；是身為荒，不淨腐積；是身為虛偽，而復速朽，為磨滅法；是身為災，一增百病；是身老為怨，以老苦極；是身為窮道，為要當死。諸仁者！此可患厭，當發清淨不婬之行，如佛法身，吾等當學。佛法身者，從福祐生，佛身者，從智生，從戒品、定品、慧品、解品、度知見品生，從慈悲喜護生，從布施調意自損生，從忍辱仁愛柔和生，從強行精進功德生，從禪解定意正受生，從智度無極聞德生，從善權方便智謀生，從一切諸度無極生，從三十七道品生，從神通生，從止觀生，從十力生，從四無所畏生，從佛十八法生，從斷一切惡法生，從一切善法合會生，從諦生，從誠生，不可計清淨行為成如來身。如是，仁者！當自勗勉，欲除一切病者，當發行大道。」如是，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，令無數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

於是，長者維摩詰自念：「寢疾于床，念佛在心。」佛亦悅可是長者，便告賢者舍利弗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常宴坐他樹下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！舍利弗！不必是坐為宴坐也。賢者！坐當如法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於內意有所住，亦不於外作二觀，是為宴坐；立於禪以滅意現諸身，是為宴坐；於六十二見而不動，於三十七品而觀行；於生死勞垢而不造，在禪行如泥洹。若賢者如是坐，如是立，是為明曉如來坐法。』時我，世尊！聞是法，默而止，不能加報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賢者大目犍連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目犍連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為諸少年居士說法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賢者！莫為居家白衣說法如賢者所說。欲說法者，當為如法。如法者，離人垢，以不我為離染塵，不有命為離生死，不處人為本末，斷如滅相，不以婬為無罣礙，至不老為諸作斷，以隨食為離諸損，而一切救如空，等為無適莫，以無吾為除吾作，以無識心為離識心，以無倫為無有比，以因緣相為入無等，以法情正學正諸情，以如事入應無所入。憶識信而皆為立，終始不動，不動則六無猗，不望於眾人，當來無住，空為正止，無相為惟行，無願為離淵，不自舉不自容，為離起分而無家，眼耳鼻口身心已過無所住，亦不無心住，已得無知為離眾行法。賢者！為如此，何說為說法？法說者為等句，聞者當等聞。說不如等句者，彼為非說，為非聞，為未。譬若幻士為幻人說法，當建是意以為說法。隨人本德所應，當善見為現智，以大悲不癡妄為成大乘，於佛有反復，內性清淨，不斷三寶，樂以是說法說。』說是語時，世尊！八百居士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我無此辯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賢者大迦葉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貧聚而行乞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如賢者，有大哀，捨大姓，從貧乞。當知，已等法施普施於所行，已能不食哀故從乞。如不以言若住空聚，所入聚中，欲度男女，所入城邑，知其種姓，輒詣劣家所行乞，於諸法無所受。若見色如盲等，所聞聲如響等，所嗅香如風等，所食味不以識得，細滑無更樂，於識法如幻。如今，耆年！已過八邪，八解正受，以正定越邪定。以是所乞敬一切人，亦以奉敬諸佛賢聖，然後自食。如是食者，為非眾勞亦非無勞，不有定意亦無所立，不在生死不住滅度。如賢者食所乞與者，為非無福，亦非大福，為非耗減，亦非長益，是為正依佛道，不依弟子之道。賢者！如是，為不以癡妄食國中施。』時我，世尊！聞其說是，至未曾有，一切菩薩當為作禮。斯有家名，乃以此辯勸發道意。吾從是

來，希復立人為弟子緣一覺行，每事勸人學無上正真之道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長老須菩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入其舍欲乞食，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，謂我言：『設使，賢者！於食等者，諸法得等；諸法等者，得眾施等。如是行乞，為可取彼。若賢者，不絕婬怒癡，亦不與俱一切常，若不知己身，已得一行，為非不明，非趣有愛，非得明度，亦非極罪，正解已解。不解不縛，不四諦見非不見諦，不得道，不凡人，不凡法語，不為真非不真，一切無法行離法之想。不見佛，不聞法，是亦有師不蘭迦葉、摩訶離瞿耶婁、阿夷耑基耶今離、波休迦旃、先比盧特、尼犍子等。又，賢者！彼師說猗為道，從是師者，為住諸見，為墮邊際，不及佛處，為歸八難，為在眾勞，不信之垢，不得離生死之道；然其於眾人，亦為他人想。若賢者，為他人想如彼者，則非祐除也。其施賢者，為還眾魔共一手，作眾勞侶。於一切人若影想者，其住如謗諸佛，毀諸經，不依眾經不得滅度矣。當以如是，行取乞耶？』時我，世尊！得此惘然，不識是何言？當何說？便置鉢出其舍。維摩詰言：『唯，須菩提！取鉢勿懼。云何賢者，如來以想而言說乎？何為以懼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想為幻而自然，賢者不曰一切法一切人皆自然乎？至於智者，不以明著，故無所懼。悉捨文字，於字為解脫，解脫相者，則諸法也。』當其，世尊！說是語時，二百天人得法眼淨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邠耨文陀尼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邠耨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在他方大樹下，為阿夷行比丘說死畏之法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欲何置此人，何以教此比丘？無乃反戾此摩尼之心，是已為下正行。又不當以不視人根而說其意也。當取使無瘡，莫便內坏於竈，在大生死，可使入迹，莫專導以自守之。又此，賢者！諸比丘在大道已有決，如何忘其道意，而發起以弟子行乎？』是時，維摩詰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念是比丘宿命，已於五百佛立德本，在無上正真道已分布，因其道意而為解說。即時，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。已為說如是法，皆得不退轉。自從是來，我念：『弟子未觀察人者，不可為說法。所以者何？不能常定意根，原知本德，如佛世尊。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長老迦旃延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迦旃延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佛為兩比丘粗現軌迹，已便入室，吾於後為其說經中要言：無常之義、苦義、空義、非身之義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惟！迦旃延！無以待

行有起之義為說法也。若，賢者！都不生不增生，不起不滅，是為無常義；五陰空無所起，以知是是苦義；於我不我而不二，是非身義；不然不滅，為都滅終始滅，是為空義。』彼說是時，其比丘本漏意解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長老阿那律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他處經行，見有梵天名淨復淨，與千梵俱來詣我，稽首作禮問我言：『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？』我答言：『仁者！吾於是三千大千佛國，如於掌中觀寶冠耳。』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云何，賢者！眼為受身相耶？無受相耶？假使有受身相，則與外五通等；若無受相，無受相者，無計數則不有見。』我時默然。彼諸梵聞其言，至未曾有，即為作禮而問言：『世孰復有天眼？』維摩詰言：『有佛世尊常在三昧，禪志不戲，悉見諸佛國，不自稱說。』於是，眾中五百梵，具足發無上正真道意已，皆忽然不現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長老優波離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有兩比丘未踐迹，以為恥，將詣如來，過問我言：『吾，賢者！未踐迹誠以為恥，欲往見佛，願賢者解其意。』吾則為之現說法語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優波離！莫釋以所誨而詭其行也。又，賢者！未踐迹者，不內住不外計，亦不從兩間得。所以者何？此本為如來意，欲為勞人執勞，惡意已解。意得依者，亦不內不外不從兩間得。如其意然，未迹亦然，諸法亦然，轉者亦然。如，優波離！意之淨，以意淨意為解，寧可復污復使淨耶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』維摩詰言：『如性淨與未迹，一切諸法一切人意從思有垢，以淨觀垢，無倒與淨亦我垢等，穢濁與淨性，淨性與起分，一無所住。又，一切法可知見者，如水月形，一切諸法，從意生形。其知此者，是為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為善解。』於是，兩比丘言：『上智哉！是優波離不及也，持佛上律而不能說。』我答言：『自捨如來，未有弟子及菩薩，辯才析疑如此聰明者也。』兩比丘疑解，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復言曰：『令一切人得辯才之利皆如是。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賢者羅云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羅云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諸長者子來禮我足，問我言：『羅云！汝佛之子，捨轉輪王，出家為道。其出家者有何榮冀？』我即為如事說沙門之榮冀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羅云！說沙門之榮冀，不當如賢者所說。所以者何？匪榮匪冀，故為沙門、為道者。羅云！離此彼中迹於泥洹，受諸明智，招

諸聖賢，降伏眾魔，入五道，淨五眼，受五力，立五根，度彼岸化異學，為正導拯淤泥，為無我無彼受，無起隨順，絕諸忿亂，降己志護彼意，滅種姓開大學。為是故，作沙門。當教是諸童子，此自然法，佛興難值。』諸童子言：『居士！我聞佛不教人違親為道。』維摩詰言：『然。當觀清淨發菩薩意，已應行者，可得去家堅固之志。』即時，三十二長者子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賢者阿難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世尊身小中風，當用牛湩。我時晨朝入維耶離，至大姓梵志門下住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賢者阿難！何為晨朝持鉢住此？』我言：『居士！佛身小中風，當用牛湩，故我到此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止止。唯，阿難！莫作是語。如來身者，金剛之數，眾惡已斷，諸善普會，當有何病？默往，阿難！勿謗如來，慎莫復語，無使大尊神妙之天得聞此也，他方佛國諸會菩薩且得聞焉。且夫，阿難！轉輪聖王，用本德故，尚得自在，豈況一切施德於人，而為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！行矣，阿難！勿為羞恥。莫使外道異學聞此麁言：「何聞我師自疾不能救，安能救諸疾人所欲？」疾行，莫復宣言。當知，阿難！如來法身非思欲身。佛為世尊，過諸世間；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；佛身無數，眾行已除。其病有以？』時我，世尊！大自慚懼，得無近佛而過聽。即聞空中聲曰：『是阿難！如居士之所言，但為佛興於五濁之世故，以是像開解一切貪貧之行。便行，阿難！取湩莫慚。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如是上首五百弟子，皆說本所作一切，向佛稱述維摩詰之美言。

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

於是，佛告彌勒菩薩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彌勒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兜術天上，為諸天人講法語，說菩薩大人不退轉地之行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卿彌勒！在一生補處，世尊所莂無上正真道者，為用何生得？彌勒！決用過去耶？當來耶？現在耶？去者生盡，未來無對，現在無住。如佛說冥生比丘曰：「是生是老是病是死，是終是始。」及未生與當生，此兩者非無生耶？由是論之，不從無生得最正覺。然則何用記？彌勒！決從如起耶？從如滅耶？夫如者，不起不滅。一切人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眾聖賢亦如也，至於彌勒亦如也。所記莂無上正真道者，則一切人為得決矣。所以者何？如者不稱為已，亦無他稱說。如彌勒成最正覺者，一切人民亦當從覺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人

民，當從覺道故。如彌勒滅度者，一切人民亦當滅度。所以者何？如來者，不捨眾人獨滅度也，必當滅度諸凡夫故。卿彌勒！與天人談，莫為非時。佛者無往，亦無還返。若，彌勒！此諸天人念欲見道，則為穿行；道不從身，不從正覺，亦不從意也。都滅哉！佛一切如化；無比哉！佛一切造業；無為哉！佛一切不惑；以斷哉！佛一切遠離；無欲哉！佛於諸受盛；不雜哉！佛都以一智兼；樂哉！佛眾所思樂；無言哉！佛諸著不著；住哉！佛以法情住；普入哉！佛自然如也；不二哉！佛二法已離；立哉！佛積誠信；等哉！佛如空等；無數哉！佛離起分處；知彼哉！佛眾意行知；上哉！佛諸入不貪；不會哉！佛近獄勞斷；聖師哉！佛以無比化將導一切；非現名哉！佛已諦見；無色哉！佛淨穢已離；順哉！佛本性已清；明哉！佛自然已淨；無受哉！佛眾網已裂；不多哉！佛諸法等覺；無喻哉！佛色好已捨；妙哉！佛所覺甚遠。』當其，世尊！說是法時，彼諸天眾二百天人皆得不起法忍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光淨童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光淨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出維耶離大城，時維摩詰方入城，我即為作禮而問言：『居士所從來？』答我言：『吾從道場來。』我問：『道場者，何所是？』言：『道場者，無生之心是，檢一惡意故；淳淑之心是，習增上故；聖賢之心是，往殊勝故；道意之心是，不忘捨故；布施之心是，不望報故；持戒之心是，得願具故；忍辱之心是，不亂眾人故；精進之心是，無退意故；禪思之心是，意行出故；智慧之心是，慧眼見故；慈心則是，為等意故；悲心則是，為忍苦故；喜心則是，以法樂樂人故；護心則是，為隨導捨著故；神通之心是，得六通故；惟務之心是，無恚怒故；滅心則是，度人民故；四思之心是，合聚人故；多聞之心是，從受成故；不生之心是，如自然觀故；道品法心是，不著數不墮故；諦心則是，諸世間報已不積故；緣起之心是，以不明不可盡至於老死皆無盡故；眾勞之靜是，佛從是最正覺故；眾生之心是，以人物自然故；諸法之心是，從空最正覺故；伏諸魔心是，以不傾動故；三界之場是，雖處不墮欲故；師子座場是，善勝無畏故；力無畏場是，一切無難故；三達之智是，無餘罣礙故；一意覺場是，一切智普具故。如是，仁者！菩薩若應諸度無極，如應化人，如應受法已，得本祠護不墮欲者，是為一切從佛心來，立於一切佛法矣。』當其，世尊！說是語時，有五百天與人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持人菩薩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持人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自於室住，天魔波旬從玉女萬二千，狀如帝釋，鼓樂弦歌，來詣我室，稽

首我足，與其眷屬共供養我已，於一面住。我意謂是天帝釋，讚言：『善來，拘翼！雖福應有，不當自恣。一切欲樂當觀非常，無強多失，當修德本。』魔言：『正士！受是！取此萬二千女，可備掃灑。』我言：『拘翼！無以此妖蠱之物，要我釋迦弟子，此非我宜。』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族姓子！莫於是起污意，是為魔來，嬈固汝耳，非帝釋也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波旬！以此與我，如我應受，莫與釋迦弟子。』魔即恐懼，念：『維摩詰必不助我。』欲隱形去而不能隱，盡現其神，了不得去。而聞空中聲曰：『波旬！以玉女與之，乃可得去。』魔以畏故，強與玉女。維摩詰言：『魔以汝與我，今汝當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』諸玉女言：『其已如是從道之教，發大道意者，當何以自娛樂？』答言：『汝等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有樂法之樂可以自娛，汝等得之不復樂欲樂也。』即問：『何謂法樂？』維摩詰言：『樂於喜不離佛，樂於諦聞法，樂常供養眾，樂不倚三界，樂於三界不嫉，樂知欲無常，樂觀種為毒蛇，樂隨護道意，樂安諸人物，樂以禮敬人，樂施諸所有，樂奉真人戒，樂忍調不忍，樂精進力知行德本，樂禪善行，樂智慧淵，樂廣宣佛，樂抑制魔，樂化塵勞，樂佛國淨，樂以相好合會教化，樂嚴道場，樂三脫門，樂泥洹道，樂入深法，不樂非時，樂習自然人，不樂怒不諦，樂習善友，樂遠惡友，樂於好喜，樂無有量道品之法，是為菩薩樂法之樂，而以自娛。』於是，波旬謂諸玉女：『我欲與汝俱還天上。』曰：『以我等與此居士，樂法之樂，我等甚樂，非復樂欲樂也。』波旬言：『可捨，居士！此諸玉女，已其所有施於彼者，是為菩薩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我已捨矣，汝便將去，使一切人遵承法行，所願皆得。』諸玉女即作禮而問言：『我當云何止於魔天？』維摩詰言：『諸姊！有天名曰無盡，常開法門，當從彼受。何謂無盡開法門者？譬如一燈燃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如是，諸姊！夫一菩薩以道開導百千菩薩，其道意者，終不盡耗，而復增益，於是功德不以導彼彼故而有盡耗，是故名曰無盡常開法門。汝等當從其受。魔界無數天子玉女，未有可此道意如汝等者，於如來為有返復法。』為一切人說已，魔眷屬皆去，維摩詰所感動如是。世尊！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長者子善見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善見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在諸父舍，盛祀大祀至于七日。時維摩詰來入祠壇謂我言：『長者子！不當祀祠如眾人祠。當祀法祠，何用是思欲祠為？』我問：『何如為法之祠祀？』維摩詰言：『其為祠者，無本行故，敬待眾人，是則法祠。為之奈何？謂：為佛事不斷慈，為人事不斷悲，為法事不斷喜，為慧力不斷護，為布施不斷檀，戒化人不斷律，知非我不斷

忍，身意行不斷精進，惟道事不斷禪思，為博聞不斷智慧，若無施不斷惟空，行俗數中不斷無想，在所墮生不斷無願，護持正法不斷力行，以恩會人不斷壽命，知人如如不斷謙敬，堅其德本不斷命財，為六思念不斷其念，行六堅法不斷學意，修正受不斷淨命，行好喜不斷習真，斷意不生不斷愚人，為沙門不斷正性，善諷受不斷聞德，山澤受法不斷閑居，念生佛慧不斷宴坐，為一切勞不斷賢者，行地嚴飾相及佛國不斷分部福行，隨眾人行而為說法不斷分部智慧，斷眾勞厄諸不善法不斷分部一切德本，一切智覺一切善法具足不斷。以道品正法懷來一切，是為法之祠祀。菩薩立法祠者，為得祠祀，最偶之福，為世間上。』當其，世尊！說是法時，梵志眾中二百婆羅門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我時甚自雅奇，得與正士高行者會，便解頸百千珠瓔以上之。不肯取。我言：『取是而有所悅，自可。』念昔者維摩詰乃取珠瓔，分作兩分，仍如祠舍，持一分與諸下劣國中貧者，又持一分奉彼頭波變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并見其眾及國土。頭波變(漢言固受)，其國名炎氣，皆見珠瓔懸彼國上，變成彼佛珠交露棚，既見是化，又聞其言：『如是仁人施者，得近如來，而上達嘅不以想，施貧亦等無若干念，有大悲意不望其報，惠此法祠，為具足已。』國中貧人見此變化，聞彼佛語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如是，一切菩薩各稱其所說不任詣彼。◎

◎維摩詰所說經諸法言品第五

佛復告文殊師利(漢言濡首)：「汝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維摩詰雖優婆塞，入深法要，其德至淳，以辯才立，智不可稱，一切菩薩法式悉聞，諸佛藏處無不得入，進御眾魔降之以德，務行權慧非徒戲食。然，猶復求依佛住者，欲於其中開度十方。」於是，眾菩薩、大弟子、釋梵四天王皆念：「今得文殊師利與維摩詰二人共談，不亦具足大道說哉！」即時，八千菩薩、五百弟子、百千天人同意欲行。於是，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，及諸天人眷屬圍遶，俱入維耶離大城。
長者維摩詰心念：「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，吾將立空室，合座為一座，以疾而臥。」文殊師利既入其舍，見其室空，除去所有，更寢一床。維摩詰言：「勞乎，文殊師利！不面在昔，辱來相見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何，居士！忍斯種作疾，寧有損不至增乎？世尊慇懃致問無量，興起輕利遊步強耶？居士！是病何所正立？其生久如，當何時滅？」

維摩詰言：「是生久矣。從癡、有愛，則我病生。用一切人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人得不病者，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？欲建立眾人故，菩薩入生死為之病；使一切人皆得離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譬如長者有一子得疾。以其病故，父母諸父為之生疾；其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薩如是，於一切人愛之若子。彼人病，我則病；彼不病，則不病。又言，菩薩病何所立？菩薩病者，以大悲立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何以空無供養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諸佛土與此舍，皆空如空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空？」
答曰：「空於空。」
又問：「解一為空？」
答曰：「空無與之，為空空。」
又問：「空復誰為？」
答曰：「思想者也，彼亦為空。」
又問：「空者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空者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六十二見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如來解脫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如來解脫者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眾人意行中求。又仁所問：『何無供養？』一切眾魔皆是吾養，彼諸轉者亦吾養也。所以者何？魔行者受生死，生死者則菩薩養；彼轉者受諸見，菩薩於諸見不傾動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！所疾，為何等類？」
答曰：「仁者！我病不現不可見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是病？與身合？意合乎？」
答曰：「我病身合者，身為地；意合者，意為幻法。」
又問：「四種：地種、水種、火種、風種，何等種病？」
答曰：「是種者，一切人所習也。云何，文殊師利！菩薩觀諸疾意，又以何習於有疾菩薩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於非常身不以泥洹，常現不婬；在身有苦，不以泥洹安而喜之；現於非身為眾人導；身之空寂，不以永寂，為現本作。恒悲彼疾，不自計疾，以識宿命，導利人物，而無所惑，念善本修淨，命不望彼，常精進，為醫王滅眾病，是為菩薩能與疾者相習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何謂菩薩有疾其意不亂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菩薩疾者，意知是前未近之罪，住欲處故，是病皆為不誠之思，在眾勞故。又，問疾者自於其法，都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如是病者，但倚四大。又此諸大，為都無主，是所倚亦無我。

是病無我，專著兩無專著。得病本者，必知精進無我人想，為起法相。身為法數，法起則起，法滅則滅。法轉轉不相念、不相知，起者不言我起，滅者不言我滅。知法想者，將養其意，而無所住。若以法想，受報大止，已離病者，我不為是。何謂斷病？謂我作非我作悉斷。何謂是我作非我作斷？謂已自無欲。何謂已自無欲？謂內無習行。何謂內無習行？謂等不動不可動。何謂為等？謂我等泥洹等。所以者何？此二皆空。何名為空？所言為空。二者如是，凡聖道成，皆從平等，病亦不異。何謂所受亦空？謂已曉了不覺諸痛，不盡於痛，以取證際，如是二者為諸痛。長一切惡道已竟，近一切人興大悲哀，吾為眾人作自省法，觀以除其病而不除法，亦不除其本病所生，知其根本而為說法。何謂為本？謂始未然。未熾然者，則病之本。何謂不然？於三界而不然。其不然何用知？謂止心。止心者，以不得也，非不然也。何以不得？二見不得，謂內見、外見是無所得。此，文殊師利！為疾菩薩其意不亂，雖有老死，菩薩覺之。若不如是，已所修治為無惠利。譬如勝怨乃可為勇，如是兼除老死苦者，菩薩之謂也。菩薩若病，當作是觀：『如我此病非真非有，亦是眾人非真非有。』已觀如是，不墮妄見，以興大悲，彼必來者，為斷其勞，以合道意為彼大悲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墮妄見，其大悲者，有數出生，不墮妄見。大悲菩薩不以數生，彼生為脫，為脫所墮，為脫出生，為脫受身。能為彼人說佛說法，是其誓也。如佛言曰：『其自安身，不解彼縛，不得是處；而自安身，又解彼縛，斯得是處。』故曰已脫菩薩其行不縛。何謂縛？何謂解？菩薩禪定以縛諸我，以道縛我。縛者，菩薩以善權生五道解彼受。菩薩無權執智縛，行權執智解，智不執權縛，智而執權解。彼何謂無權執智縛？謂以空、無相、不願之法生，不治相及佛國以化人，是無權執智之縛也。何謂行權執智解？謂修相及佛國開化人，而曉空、無相、不願之法生，是行權執智之解也。何謂智不執權縛？謂以見行勞望受，立修行一切德善之本，是智不執權之縛也。何謂智而執權解？謂斷諸見行勞望之受，以殖眾德之本，而分布此道，是智而執權之解也。彼有疾菩薩已如是下此法，設身有病，觀其無常、為苦、為空、為非身，是為智慧。又身所受，不以斷惡生死，善利人民，心合乎道，是為權行。又若身病知異同意，彼過非新，則觀其故，是為智慧。假使身病，不以都滅，所當起者，是為權行。是，文殊師利！為疾菩薩其意不亂，亦不高住。所以者何？若高住者，是愚人法；以卑住者，是弟子法。故菩薩住不高不卑，於其中無所處，是菩薩行；不凡夫行，不賢夫行，是菩薩行；在生死行，不為污行，是菩薩行；觀泥洹行，不依泥洹，是菩薩行；行於四魔，過諸魔行，是菩薩行；博學慧行，無不知時之行，是菩薩行；於四諦

行，不以諦知行，是菩薩行；觀無生行，不謂難至，是菩薩行；在緣起行，於諸見而無欲，是菩薩行；在諸人眾無勞望行，是菩薩行；在閑居行，不盡身意，是菩薩行；於三界行，不壞法情，是菩薩行；為空無行，一切眾事清德皆行，是菩薩行；行六度無極，為眾人意行而度無極，是菩薩行；行六神通，不盡漏行，是菩薩行；受道之行，不興小道，是菩薩行；以止觀知魔行，不滅迹行，是菩薩行；於弟子緣一覺所不應不現行，不為毀佛法行，是菩薩行。」
說是語時，八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文殊師利童子甚悅。
賢者舍利弗心念：「無床座，是菩薩大弟子當於何坐？」
維摩詰知其意，即謂言：「云何賢者，為法來耶？求床座也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居士！我為法來，非利所安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唯，賢者！其利法者，不貪軀命，何況床座。唯，舍利弗！夫利法者，非有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求，非有陰、種、諸入之求，非有欲、色、無色之求。唯！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。又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無知苦求，無斷習求，無造盡證惟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無放逸，有放逸法，當知苦習，當為盡證以惟致道；斯求法者，無放逸之求也法。舍利弗！無有塵、離婬塵，其染污者，即為在邊；斯求法者，無婬樂之求也法。舍利弗！無有壃界，在壃界者，則有分數；斯求法者，無壃界之求也。法無不淨，在不淨者，於法有取有放；斯求法者，無取放之求也。法無巢窟，有法者則為有窟；斯求法者，無窟倚之求也。法無有想，在占 想者，則為堅識；斯求法者，無占 想之求也。法無有漏，在流法者，為一切近；斯求法者，無一切之求也。法無見聞、無念、無知，於法有見聞念知者，則為已別；斯求法者，為無見聞之求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求法者，一切法唯無求也。」說是語時，五百天人諸法法眼生。

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

於是，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「仁者遊於無量無數佛國億百那術，何等佛土為一切持一切有好師子之座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有，族姓子！東方去此佛國度如三十六恒沙等剎，其世界名須彌幡，其佛號須彌燈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今現在。其佛身八萬四千由延，佛師子座六萬八千由延。其菩薩身四萬二千由延，須彌幡國有八百四十萬師子之座。彼國如來為一切持，其師子座為一切嚴。」
於是，維摩詰則如其像三昧正受現神足，應時彼佛須彌燈王如來，遣三萬二千師子座，高廣淨好，昔所希見。一切弟子菩薩，諸天釋

梵，四天王來入維摩詰舍，見其室極廣大，悉苞容三萬二千師子座，所立處不迫迮，於維耶離城無所罣礙，於佛所止及四天處無所罣礙，悉見如故，若前不減。維摩詰言：「文殊師利！就師子座！與諸菩薩上人俱坐，當自立身如彼座像。」其得神通菩薩，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延，坐師子座。其邊菩薩、大弟子，皆不能昇。
維摩詰言：「唯，舍利弗！就師子座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族姓子！此座為高廣，吾不能昇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賢者！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然後可坐。」於是，邊菩薩、大弟子，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便得坐師子座。舍利弗言：「未曾有也。族姓子！如是小室，乃容受此高廣之座，於維耶離城無所罣礙，於佛所止及四天處無所罣礙，於諸國邑、天龍神宮，亦無罣礙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唯然，舍利弗！諸如來、諸菩薩有八不思議門。得知此門者，以須彌之高廣入芥子中，無所增減，因現儀式，使四天王與忉利天，不知誰內我著此，而異人者，見須彌入芥子，是為入不思議壇界之門也。又，舍利弗！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嬈魚鼈黿鼉水性之屬，不使龍、鬼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知我何入，因喻儀式，其於眾生無所嬈害。又，舍利弗！於是三千世界，如佛所斷，以右掌排置恒沙佛國，而人不知誰安我往。又引還復故處，都不使人有往來想，因而現儀。又，舍利弗！有無量人生死奉律，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為奉律人現七夜為劫壽，人信知謂劫過，不知是七夜也。又，舍利弗！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現諸剎好以為一剎，立一切人置其右掌，順化其意，與遊諸剎，令如日現，不震一國，從是禮事十方諸佛。又令一切人從一毛孔見十方諸日月星像，十方陰冥，皆隨入門，既無所害。又使佛國所有不減，一切曠然，各得修行。又能蹶取下方恒沙等剎，舉置殊異無數佛土，若接頹坎安措地。又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為一切人故，如佛像色貌立以立之，如緣一覺像色貌立以立之，如弟子像色貌立以立之，或如釋如梵如轉輪王像色貌立以立之。隨十方語言音聲上中下之所願，一切以佛柔軟音響而誘立之。為出佛語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聲，以如事說諸佛法言出是輩聲。」
於是，耆年大迦葉，聞說菩薩不思議門，謂舍利弗言：「譬如，賢者！於凡人前現眾名香，非彼所見，則不能知，為若此也。今諸弟子聞是語者，可一時見不思議作，其誰聞此不思議門，不發無上正真道者！於此，賢者！吾等何為永絕其根，於此大乘，已如敗種。一切弟子聞是說者，當以悲泣曉喻一切三千世界，其諸菩薩可悅預喜，如是說當頂受。若曉了不思議門者，一切魔眾無如之何。」大迦葉說是語時，三萬二千天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維摩詰報大迦葉言：「唯然，賢者！十方無量無央數魔魔怪，賢者！悉行恐怖。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常解度人。魔之所為十方無量，或從菩薩求索手足、耳鼻、頭眼、髓腦、血肉、肌體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屬，及求國城、墟聚、財穀、金銀、明月、珠玉、珊瑚、珍寶、衣裘、飲食一切所有，皆從求索。立不思議門菩薩者，能以善權為諸菩薩方便，示現堅固其性。所以者何？菩薩者，當上及不可使凡民逼迫之也。譬如，迦葉！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，為若此也。其餘菩薩莫能為。菩薩忍逼猶如此，立不思議門菩薩入權慧力者也。」◎

維摩詰經卷上

維摩詰經卷下

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

◎觀人物品第七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何以觀察人物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幻者見幻事相，菩薩觀人物為若此。譬如達士見水中月，菩薩觀人物為若此。譬如明鏡見其面像，菩薩觀人物為若此。取要言之，如熱時之焰，如呼聲之響，如空中之霧，如地水火風空，如諸情同等，如無像之像，如真人斷三垢，如溝港見自身，如如來諸所有，如所見諸色像，如得盡定無身不身，如空中之鳥無跡，如蟲蚤之根自然，如夢所見已寤，如未生塵，如真人現；菩薩觀人物為若此也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是觀者，何以行慈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觀人，人物為幻，知法亦然，而為說法。以慈修止，止而慈者，為無所起。行不嬈慈，以無瑕穢；行等之慈，等于三塗；行無諍慈，無所止處；行不二慈，內外無習；行不怒慈，為都成就；行牢強慈，強若金剛，莫能沮壞；行清白慈，內性已淨；行平等慈，平若虛空；行如來慈，如本隨覺；行佛之慈，覺諸凡人；行自然慈，以自覺正；行道之慈，同其所味；行無比慈，能却眾惡；行大悲慈，導以大乘；行不視慈，其視如空；行布施慈，無所遺忘；行戒以慈，與惡戒眼；行忍以慈，彼我皆護；行精進慈，荷負眾人；行一心慈，思所當念；行智慧慈，而以知時；行善權慈，一切現聞；行不諂慈，意淨無求；行不飾慈，心無所著；行不我慈，無復惡意；行安慰慈，至于得佛，為立大安。菩薩之慈為若此也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何謂為悲？」
曰：「所造德本，修辯為人。」
「何謂為喜？」
曰：「所以施眾而無悔。」
「何謂為護？」
曰：「兼利之。」
又問：「生死為畏，菩薩何以御之？」
曰：「生死畏者，菩薩以聖大之意，為之作御。」
又問：「欲建聖大，當何所立？」
曰：「建聖大者，必等一切而度眾生。」
又問：「欲度眾生，當何除解？」

曰：「度眾生者，解其勞塵。」
又問：「既解勞塵，當復何應？」
曰：「已解勞塵，當應自然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施行，而應自然？」
曰：「不起不滅，是應自然。」
又問：「何等不起？何等不滅？」
曰：「不善不起，善者不滅。」
又問：「善、不善孰為本？」
曰：「善、不善身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身孰為本？」
曰：「欲貪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欲貪孰為本？」
曰：「不誠之雜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不誠之雜孰為本？」
曰：「不住為本。如是，仁者！不住之本無所為本，從不住本立一切法。」
於是，有天在其室止，聞上人言，現其天身，即以天華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。華至諸菩薩即如應若持，至大弟子，即著不墮，一切弟子神足舉華，便不墮落。天問舍利弗：「何故舉華？」
曰：「不如應，是以舉之。」
天曰：「不然！此華如應！何為賢者謂之不應？又如此華無應不應，賢者自為應不應耳。觀諸大人華不著身者，以一切棄應不應也。譬如丈夫畏時，非人得其便；弟子畏生死故，色聲香味細滑得其便；已離畏者，一切五樂無能為也，止處未斷，華著身耳，止處斷者，華不著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」
曰：「至於此久，如耆年解脫。」
又問：「止此久耶？」
曰：「耆年解脫，亦何如久？」舍利弗默而不答。
天曰：「如何耆舊大智而默？」
曰：「真解者無所言取，故吾於是不知所云。」
天曰：「若耆年案文言之，則一切如文解相。何則？解脫者，不內不外，不從兩間得，而文字亦無內外兩間之得。是故，賢者！無以文字說解脫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從等解。」
曰：「不復以不欲婬怒癡而解乎？」
天曰：「甚慢者，不用是說解，如不樂慢，婬怒癡者乃以是解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女！奚得以何為證，辯乃如是？」

曰：「不我得，不為證，故辯如是。若有得有證則於自然法律為甚慢矣！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於三乘，為何志求？」
天曰：「弟子行者，乘弟子法；緣一覺行，眼見道意；求大乘者，自行大悲。如入栴檀林者，唯嗅栴檀，不嗅他香。如是，賢者！在佛德香之室者，不樂弟子、緣一覺香。若天龍神、釋梵四天王得入此室，聞斯正士講說法者，皆樂佛美德香，終不起欲樂香也。昔者菩薩發意出家，十有二年吾止此室，不聞弟子、緣一覺之雜言，但聞殊異菩薩雜語，大慈大悲不可思議佛法積要。又，舍利弗！此室有八未曾有自然之法，以現正化。何謂八？此室晝夜照以智慧覩佛金光，不以日月所照為樂，是為一未曾有；此室入者，在中而止，一切無復婬怒癡垢，是為二未曾有；此室恒有釋梵四天王、異剎菩薩來會不休，是為三未曾有；此室常聞講說道，化六度無極不退之輪，法語不廢，是為四未曾有；此室天人恒歌正樂，絃出無量法化之聲，是為五未曾有；此室其中有四大藏眾寶積滿，周窮濟乏求得無盡，是為六未曾有；此室釋迦文、阿閦佛、寶首、樂忻、寶月、寶淨、無量、固受、師子響、慧作斯，彼諸如來等，是正士念時說時，彼佛即為來，來說佛行無不悅懌，是為七未曾有；此室清淨，常見諸天名好宮室，及一切佛嚴淨之土，是為八未曾有自然之法。如是，賢者！此常見正，誰已見此，當復捨學弟子法乎？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何以不轉女人身？」
天曰：「滿十二歲，始以女人形求而得之，夫女人相猶幻事也。故女人為幻觀世如類，而云何以轉女人身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觀諸有身皆無所成。」
「如是，賢者！一切諸法亦無所成，奚為復問何轉女身？」於是，其天即以神足，立舍利弗令如天像，天自化身如舍利弗。既現化，而問曰：「云何賢者轉為此女像？」
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曰：「不識吾何以轉成此女像也。」
天曰：「賢者！若能轉此女像，則眾女人身可轉，若其不女于女身亦不見者，則眾女人雖女身，為非女非見也。又如佛言：『一切諸法非女非男。』」即時，舍利弗身復如故。
天曰：「賢者！何緣作此女相？」
曰：「吾不作，非不作。」
天曰：「如是，賢者！諸法亦非作非不作。夫不作非不作者，佛所說也。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沒此，當於何生？」
天曰：「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。」
曰：「如佛化生，非沒生也。」

天曰：「眾生猶然，亦不見其沒生者也。」
曰：「天久如能成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乎？」
曰：「久猶凡民之普得法，乃吾成最正覺。」
曰：「云何凡民之普得法者，無乃非處乎？」
天曰：「其為無上最正覺者非有處也。所以者何？佛無所立，故曰無所於最正覺者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今諸佛最正覺，及其已正覺與當正覺者，如江河沙，皆謂何乎？」
曰：「此以文數為讀者耳，非謂道有去來今也。夫三塗等，且如賢者得道云何？」
曰：「所得者，為不惑耳。」
天曰：「如是，賢者！吾成佛者，亦以為彼未正覺故。」
爾時，維摩詰謂賢者舍利弗言：「是天已奉事九十二億佛，神通之智已解了，所願普具，法忍已得，已不退轉，願行如言所欲能現。」

維摩詰經如來種品第八

文殊師利問曰：「何謂，族姓子！菩薩所至到處興有佛法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其來往周旋，有智慧興有佛法。」
「菩薩來往，為之奈何？」
「其至五無間處，能使無諍怒；至地獄處，能使除冥塵；至於畜生處，則為除闇昧，能使無慢；求入餓鬼道，一切以福，隨次合會；至無智處，不與同歸，能使知道；在怒害處，為現仁意，不害眾生；在憍處，為現橋梁，合聚度人；在塵勞處，為現都淨，無有勞穢；如在魔道，則能使其覺知所緣；在弟子道，所未聞法，令人得聞；在緣一覺道，能行大悲，坐而化人；入貧窶中，則為施以無盡之財；入鄙陋中，為以威相嚴其種姓；入異學中，則使世間一切依附；遍入諸道，一切能為解說正要，至泥洹道，度脫生死。如無絕已，是為菩薩來往周旋所入諸道，能有佛法。」
於是，維摩詰又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為如來種？」
答曰：「有身為種，無明與恩愛為種，婬怒癡為種，四顛倒為種，五蓋為種，六入為種，七識住為種，八邪道為種，九惱為種，十惡為種；是為佛種。」
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夫虛無無數，不能出現住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在塵勞事未見諦者，乃能發斯大道意耳。譬如，族姓子！高原陸土，不生青蓮芙蓉芬華，卑濕污田，乃生此華。如是，不從虛無無數出生佛

法，塵勞之中乃得眾生而起道意，以有道意則生佛法，從自見身積若須彌，乃能兼見而起道意，故生佛法。依如是要，可知一切塵勞之疇，為如來種。又譬如人不下巨海，能舉夜光寶耶？如是，不入塵勞事者，豈其能發一切智意？」

賢者大迦葉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快說此言，誠如之意塵勞之疇，為如來種，奚但身見能發無上正真道乎？雖以五無間具，猶能發斯大道意而具佛法矣。已得羅漢為應真者，終不能復起道意而具佛法也。如根敗之士，其於五樂不能復利，如是弟子雜行已斷，其於佛法不樂不利無復志願，是以凡夫於佛法為有反復，如弟子無有。所以者何？凡夫聞佛法能起大道，不斷三寶，使夫弟子終身聞佛法、力、無所畏，非復有意起大道也。」

於是，眾中有坐菩薩，字眾像見，問維摩詰言：「居士！父母妻子，奴客執事安在？朋友親戚徒隸，為誰群從？所有象馬、車乘，皆何所在？」
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答眾像見，而說頌曰：

「母智度無極，　父為權方便，
菩薩由是生，　得佛一切見。
樂法以為妻，　悲慈為男女，
奉諦以降調，　居則思空義。
學知一切塵，　其生隨所欲，
上道為親友，　覺意而不著。
我徒勇而果，　群從度無極，
四恩當女事，　樂以歌道德。
總持為苑囿，　覺華甚奇快，
厥實度知見，　彼樹法林大。
八解之浴池，　正水滿其淵，
淨葉眾如殖，　浴此無垢塵。
參駕五通馳，　大乘難過踰，
調御以道意，　八道坦忘憂。
相具以嚴容，　眾好飾其姿，
慚愧免行成，　華鬘謂不疑。
七寶貨之大，　求者兼與法，
得報利弘多，　隨布分斯道。
守如禪解教，　無患清淨道，
以是依諸佛，　常勇志不搖。
是食甘露者，　以解味為漿，
不慢不疑淨，　戒品為塗香。

在彼眾塵埃，　勇犍莫能勝，
降伏一切魔，　咸使至道場。
其於所墮生，　都已無惑根，
為現諸剎土，　將護度眾塵。
供養億如來，　奉諸三界將，
不我則為佛，　生輒務成養。
修治佛土淨，　訓化諸群生，
由是得最剎，　無人人所行。
一切民萌類，　聲響及眾變，
一時能盡現，　菩薩樂精進。
邪行為順現，　隨欲牽致來，
方便度無極，　一切示軌儀。
為現勝言教，　示身終如死，
祐化諸人物，　於幻法不殆。
現劫盡乾燒，　更始生地形，
眾人有常想，　照令知無常。
正使或億千，　出之一邑里，
能悉為空舍，　安諸施以道。
如有禁呪語，　嶮谷若干輩，
皆為到彼度，　菩薩無所畏。
世間眾道術，　一切從而學，
非以隨疑見，　因之解人惑。
或作日月天，　或為梵中尊，
為地主以德，　為風神亦然。
劫中有疾疫，　為之設醫藥，
勤恤護養安，　除病消諸毒。
劫中設饑饉，　則施食與漿，
前救彼飢渴，　却以法語人。
劫中若兵起，　己為作慈利，
化之以不諍，　兆民得休濟。
若於大戰中，　則我得臣眾，
恒協用和安，　菩薩力勢強。
至於有獄刑，　佛土不可勝，
輒至到于彼，　趣使眾庶寧。
所往方教化，　五道遍分明，
一切生索現，　此為菩薩生。
在欲示饒有，　現捨而行禪，
能禁制魔首，　莫知孰執焉。

火中生蓮荷，　是可謂希有，
無比為大炬，　其在欲能爾。
有民眾所聚，　則為興農利，
導以無貪欲，　立之以佛智。
求為世間將，　宗長若帝師，
輔上而懷下，　以此安群黎。
周惠諸貧民，　資財無有極，
因厥所布施，　勸勵起道德。
在於憍慢中，　示現作力士，
消伏諸貢高，　使立佛正道。
見人有危懼，　居前而慰安，
既施使無畏，　乃化以道真。
為五通仙人，　修治梵行事，
立眾以淨戒，　及忍和損意。
以敬養烝民，　見者樂精進，
所有僮僕奴，　教學立其信。
隨如方便隨，　令人得樂法，
欲現一切最，　善權必深學。
無際行謂此，　是以遊無疆，
合會無邊慧，　說法無有量。」

維摩詰經不二入品第九

於是，維摩詰問眾菩薩曰：「諸正士！所樂菩薩不二入法門者，為何謂也？」
座中有名法作菩薩，答曰：「族姓子！起分為二，不起、不生則無有二，得不起法忍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首閉菩薩曰：「吾我為二，如不有二，不同像則無吾我，以無吾我，無所同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不眴菩薩曰：「有受為二，如不受則無得，無得者不作淵，以無作無馳騁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首立菩薩曰：「勞生為二，為勞乘者其於生也，弗知弗樂，以過眾知而受色欲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善宿菩薩曰：「慮知為二，當以不慮不知，於諸法念作而行不念作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善多菩薩曰：「菩薩意、弟子意為二，如我以等意於所更樂，無菩薩意，無弟子意，與無意同相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眼菩薩曰：「一相、不相為二，若都不視、不熟視、不暫視，不作一相，亦不暫相，於視不視以等視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奉養菩薩曰：「善、不善為二，於善不善如無所興，是謂無想，以無想立者，而不為二，都於其中而無度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師子意菩薩曰：「一切不受為二，當如金剛而無覺知，不為愚行亦不解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勇意菩薩曰：「漏、不漏為二，如得正法則其意等，已得等者，終不為漏不漏想，亦不以無想而得，不以想受而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淨解菩薩曰：「此有數、此無數為二，若離一切數則道與空等，意都已解無所著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人乘菩薩曰：「是世間、是世尊為二，若世間意空，於其中不捨不念，不依尊上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目見菩薩曰：「盡、不盡為二，盡者都盡，都盡者不可盡，是謂無盡；無所盡，故曰盡。曰盡者，無有盡，如斯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普閉菩薩曰：「我、非我為二，如我之不得，非我何可得？於我自然而不作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明天菩薩曰：「明、不明為二，不明滋多，是故有明，若是不用不計，以作等計，於其中而平等，不以二得要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愛覲菩薩曰：「世間空耳，作之為二。色空不色敗空，色之性空，如是痛想行識空而作之為二，識空不識敗空，識之性空，彼於五陰，知其性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光造菩薩曰：「四種異、空種異為二，空種自然，四大亦爾，本空自然，末空自然，知此種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善意菩薩曰：「眼色為二，其知眼者，見色不染、不怒、不癡，是謂清淨。如是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心法為二，其知心者，於法不染、不怒、不癡，是謂清淨。如此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無盡意菩薩曰：「布施、一切智而分布為二，布施而自然，一切智亦爾；一切智自然，布施亦爾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、一切智而分布為二，智慧而自然，一切智亦爾；一切智自然，智慧亦爾。於其中而一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深妙菩薩曰：「空異、無相異、無願異為二，如空則無相，無相則無願，無願者不意、不心、不識、不行，其以一向行眾解門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寂根菩薩曰：「佛法眾為二，佛性則法，法性則眾，一切是三寶無有數，無數則朴，朴則正諸法，樂隨此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不毀根菩薩曰：「有身與有身盡為二，有身則有盡，何則？從身生見，從見有身。是故有身有毀滅雜，彼以無雜自然如滅，而不迷不惑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斷菩薩曰：「身、口、心為二，所以者何？是身則無為之相也，如身之無為，口相亦無為，如口之無為，心相亦無為，如其心之無為，一切法亦無為。其以無二無三事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福土菩薩曰：「福與不福，為與不知為為二，於福不福，如不知為如，不有為是則無二。其於罪福不以知為如自然相，以空知者，不是福不非福，亦不無知，覺如此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首懷菩薩曰：「攀緣稱說為二，若其不攀緣則無所不善、無非善也。如無不善、無非善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月盛菩薩曰：「闇與明為二，不闇不明，乃無有二。何則？如滅定者，無闇無明，如諸法相而等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寶印手菩薩曰：「其樂泥洹，不樂生死為二，如不樂泥洹，不惡生死，乃無有二。何則？在生死縛彼乃求解，若都無縛，其誰求解？如無縛、無解、無樂、無不樂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心珠立菩薩曰：「大道、小道為二，依大道者不樂小道，亦不習塵，無大道相，無小道相，如如想之士，無以行道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誠樂仰菩薩曰：「誠不誠為二，誠見者不見誠，奚欺偽之能見！何則？非肉眼所見也，以慧見乃而見。其以如見、無見、無不見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如是，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又問文殊師利：「何謂菩薩不二入法門者？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彼所言，皆各建行，於一切法如，無所取、無度、無得、無思、無知、無見、無聞，是謂不二入。」◎

◎維摩詰經香積佛品第十

於是賢者舍利弗心念：「日時欲過，此諸大人當於何食？」
維摩詰知其意而應曰：「唯然，賢者！若如來說八解之行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？要聞法者當為先食。」是時維摩詰即如其像正受三昧，上方界分去此剎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佛土，有佛名香積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世界曰眾香。一切弟子及諸菩薩皆見其國，香氣普薰十方佛國諸天人民，比諸佛土，其香最勝。而彼世界無有弟子、緣一覺名，彼如來不為菩薩說法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，經行香地，苑園皆香，菩薩飲食則皆眾香，其香周流無量世界。時，彼佛諸菩薩方坐食，有天子學大乘，字香淨，住而侍焉。一切大眾皆見香積如來與諸菩薩坐食，維摩詰問眾菩薩言：「諸族姓子！誰能致彼佛飯？」皆曰不能。即復問文殊師利：「卿！此眾中未悉了乎？」

答曰：「如佛所言，未知當學。」
於是，維摩詰不起于座，居眾會前化作菩薩，光像分明，而告之曰：「汝行，從此佛土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，到眾香剎香積佛所。往必見食，則禮佛足，如我辭曰：『維摩詰言：「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欲於忍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懈廢之人，得弘大意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」』」即化菩薩居眾會前，上昇上方，忽然不現，舉眾皆見其去。而化菩薩到眾香界，禮彼佛足言：「維摩詰菩薩稽首世尊足下，敬問無量，興居輕利，遊步康強，少承福慶，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欲於忍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」彼諸菩薩皆愕然曰：「此人奚來？何等世界有懈廢人？」即以問佛。香積報曰：「下方去此度如四十二江河沙剎，得忍世界，有佛名釋迦文(漢言能仁)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於五濁剎，以法解說懈廢之人。彼有菩薩名維摩詰，說上法語，今遣化來，稱揚我名。」彼菩薩曰：「其人何如，乃作是化，德力無畏，神足若斯？」佛言：「甚大。一切世界皆遣化往，化作佛事，以立眾人。」
於是，香積如來，以滿鉢香飯，一切香具，與化菩薩。時，彼九萬菩薩俱發聲言：「我等欲詣忍土見釋迦文。」彼佛報言：「往！族姓子！齎爾忍香入彼世界，無以仁故，有放逸意，自持汝所樂行，勿念彼國菩薩不如，無得於彼生廢退意而有勞想。所以者何？佛土虛空，諸佛世尊欲度人故，為現其剎耳。」化菩薩既受飯，與諸大人，俱承佛聖旨，及維摩詰化，須臾從彼已來在維摩詰舍。維摩詰即化為九萬師子床，嚴好如前，諸菩薩皆坐訖，化菩薩奉佛具足之飯與維摩詰，飯香一切薰維耶離，及三千大千世界皆有美香。時，維耶離諸梵志，居士尊者，月蓋等，聞是香氣，皆得未曾有自然之法，身意快然。具足八萬四千人入維摩詰舍，觀其室中，菩薩甚多，覩師子座，高大嚴好，見皆大喜，悉禮菩薩、諸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諸香地天人，色行天人，皆來詣舍。維摩詰謂耆年舍利弗諸大弟子言：「賢者！可食如來之飯，惟大悲味，無有限行以縛意也。」
有異弟子念此飯少，而此大眾人人當食。化菩薩曰：「四海有竭，此飯無盡，使眾人食搏若須彌，猶不能盡，是不可盡。所以者何？無有盡戒，至于定慧，解度知見，如來之飯，終不可盡。」於是，鉢飯悉飽，眾會飯故不盡，諸菩薩、大弟子、天與人食此飯已，氣走安身，譬如一切安養國中諸菩薩也。其香所薰，毛孔皆安，亦如眾香之國，香徹八難。
於是，維摩詰問眾香菩薩言：「諸族姓子！香積如來云何說法？」

彼菩薩曰：「我土如來無文字說，但以其香，而諸菩薩自入律行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，其香皆薰，一切同等，悉得一切香德之定，堪任得定，菩薩一切行無所著。」
彼諸菩薩問維摩詰：「今世尊釋迦文，云何現法？」
維摩詰曰：「此土人民剛強難化，故佛為說剛強之語：是趣地獄，是趣畜生、鬼神之道，是為由身、由言、由意惡行之報。至于不善惡行滋多，故為之說若干法要，以化其麁獷之意。譬如象馬[怡-台+龍]悞不調，著之羈絆，加諸杖痛，然後調良。如是難化譸張之人，為以一切苦諫之言，乃得入律。」
彼菩薩曰：「未曾有。如世尊釋迦文，乃忍以聖大之意，解貧貪之人，及其菩薩亦能勞謙，止斯佛土，甚可奇也！」
維摩詰曰：「如卿等言，此土菩薩於五罰世，以大悲利人民，多於彼國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諸族姓子！此忍世界有十德之法為清淨，彼土無有。何等十？以布施，攝貧窮；以敬戒，攝無禮；以忍辱，攝強暴；以精進，攝懈怠；以一心，攝亂意；以智慧，攝惡智；以悔過，度八難；以大乘，樂遍行；以種德本，濟無德者；以合聚，度人民。是為十德。而以發意取彼。」
彼菩薩曰：「為以幾法，行無瘡疿，從此忍界到他佛土？」
維摩詰曰：「有八法行，菩薩為無瘡疿，從此忍界到他佛土。何等八？為眾設恥，避亂羞望；為一切人，任苦忍諍；為諸善本，以救眾生；為不距眾，人而愛敬；菩薩所未聞經，諮聽不亂；不嫉彼供，不謀自利；常省己過，不訟彼短；自檢第一以學眾經。是為八。」
當此維摩詰與眾會及文殊師利說法時，滿百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十千菩薩逮得法忍。

維摩詰經菩薩行品第十一

是時，佛說法於奈氏之園，其場忽然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見金色。賢者阿難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是為誰先瑞應，而此場地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見金色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維摩詰、文殊師利大眾欲來，故先為此瑞應。」
於是，維摩詰報文殊師利：「吾欲詣如來，此諸大人可共見佛，禮事供養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善哉！行矣，宜知是時。」
是時，維摩詰即如其象而為神足，使一切眾立其右掌，并諸師子座，共行詣佛。既到，諸菩薩皆避坐而下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諸大弟子，釋梵四天王，稽首佛足，皆住一面。於是，世尊問訊諸

菩薩，使各復坐。即悉受教。眾坐已定，佛語賢者舍利弗言：「汝已見菩薩大士之所為乎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，已見。」
佛言：「以何等相而知其轉？」
對曰：「其轉不可念知，非意所圖，非度所測，我覩其為不可思議。」
阿難問佛：「今所聞香，自昔未有，是為何香？」
佛言：「是彼菩薩身毛孔之香也。」
舍利弗告賢者阿難：「我等一切諸毛孔，亦得是香。」
阿難言：「此所從出？」
曰：「是維摩詰從香積佛取飯，於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」
阿難問曰：「是香氣轉能久如？」
維摩詰答言：「至此飯消。」
曰：「此飯者幾時而消？」
答曰：「此飯住止至七日七夜，後乃消化。而隨所語，若弟子行者，服食此飯，不得道終不消。其食此飯而中止者，則不消也。新行大道而服食此飯，不得法忍則亦不消。若得法忍而食此飯，至一生補處，其飯乃消。譬如，阿難！阿昏陀藥其香遍一室，皆作蜜香氣，悉消眾毒，藥氣乃歇。此飯如是，未孚即消。至諸垢毒一切除盡，飯氣乃消。」
阿難曰：「彼以佛事作此飯耶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難！或有佛土以光明作佛事；或有佛土以菩薩作佛事；有以如來色相、名號現作佛事；有以衣食、苑園、棚閣而作佛事；有以示現神足變化而作佛事；有以虛靜空無寂寞為作佛事，而使達士得入律行；有以影、嚮、夢、幻、水月、野馬，曉喻文說而作佛事；有以清淨，無身無得，無言無取，而為眾人作佛事。若此，阿難！不有是義及諸所有，亦不為人作佛事也。以此四魔八十四垢，百千種人為之疲勞，是故諸佛為作佛事。故此，阿難！名為佛法，隨所行入之法門。菩薩得入此門者，若得一切好大佛土，不以喜悅，得不好土，而亦不避，其近如來即益起敬。妙哉！一切佛法，以等度人，而佛土不同。譬如有佛土有地若干，道所覆蓋不若干也。如是，阿難！有諸如來為若干像，其無礙慧不若干也。正等，阿難！如來身色，威相性大，戒定慧解度知見事，力無所畏，及佛法慈悲護安，受行壽量，說法度人，是故，名為等正覺，名為如來，名為佛。此三句者，其義甚廣，使吾以劫之壽，未能周竟三千大千申暢其義，以知眾生之意。上智多聞，得念總持，為一切人說此三句之義，窮劫未能竟，此為等正覺，為如來，為佛者也。是故，阿難！佛道無量，如來智辯不可思議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願今已後，無稱我為上智多聞。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汝起疲厭之意，於弟子中為最多聞，比諸菩薩未有見焉。菩薩志願所作彌多，一切海淵尚可測量，菩薩智慧諸持定念，種種所得不可稱度。阿難！汝且觀菩薩行。是維摩詰一時所現德善之本，彼諸弟子、緣一覺者，一切變化於百千劫不能現也。」
於是眾香世界菩薩來者，皆叉手言：「如來名等，吾甚思念，無有遺忘，於此佛土終不起想。又如世尊諸佛權道不可思議，以度人故，為隨所欲而現佛土之好。願佛贈我以佛之法遺，還於彼土當念如來。」
佛告諸菩薩言：「有盡不盡門，汝等當學。何謂為盡？謂其有數。何謂不盡？謂為無數。如菩薩者，不盡於數，不住無數。以何於數而不動者？謂之大慈不動，大悲不捨，性以和樂，意而不荒，見人而悅，奉事聖眾，惠施軀命，以受正法，種善無厭，分德不住，學法不懈，說教不忘，供事佛勸，所生不恐，具受不慢，不輕未學，不為塵埃，守真化生，欣樂受決。安身以力，安彼以悅。禪定為學行想，生死為善權想，來求為賢友想，悉知為具足想，所有為布施想，惡戒為依受想，不忍為忍默想，懈怠為精進想，亂意為知念想，惡智為行智想，度無極為父母想，道品法為群從想。欲行眾善，而無厭足，以諸剎好，成己佛土。生死無數劫，意而有勇；聞佛無量德，志而不倦。勞者為作歸，貪者為福，導為眾重任，曉陰入種降魔兵，不以謀為法，淵慧有餘，以少求而知足。諸世間已畢竟，於眾俗不漸漬，得世際感聖賢，現諸儀式，起神通行。博聞能諷，慧力持念，斷眾人疑，知本本根，無礙無住，為致辯才。順化天人，十善為淨，梵迹為立，行四無量。致佛音聲為法都講，導至善行得佛仙路，捐身口意，行欲殊勝，憙在眾經取菩薩眾以大乘化，德行不敗，善法不惑。如是，諸族姓子！以應此法者，不盡數也。
「何謂菩薩不住無數？謂求為空，不以空為證；求為無相、無數、無願，不以無相、無數、無願，隨至為證。觀於無常，不厭善本；觀世間苦，以誠信生；觀於非身，誨人不倦；觀寂然法，寂而不轉；觀退轉者，身意不隨；觀無處所，為住生死，以度斯漏；觀無所行，為行導人；觀於無我，以大悲乘而成濟之；觀無所生，不隨弟子、緣一覺律；觀于惶荒，不荒福德；觀夫虛無，不虛正智；觀於言語，不厭智慧；觀無有主，應自然智；觀無適莫，義合則行是為。諸族姓子！菩薩不住無數。
「又復不盡數者，為合會福，不住無數者，為合會慧；不盡數者，為行大慈，不住無數者，為有大悲；不盡數者，為道人民，不住無數者，為求佛法；不盡數者，為具佛身相，不住無數者，為具一切

智；不盡數者，為行善權，不住無數者，為出智慧；不盡數者，為淨佛土，不住無數者，為佛立故；不盡數者，利誘進人，不住無數者，現人利故；不盡數者，計會善本，不住無數者，施善力故；不盡數者，為具所願，不住無數者，為本願故；不盡數者，為具滿性，不住無數者，為性淨故；不盡數者，為五通不邪，不住無數者，知佛六通故；不盡數者，行度無極，不住無數者，無滿時故；不盡數者，求諸佛寶，不住無數者，不求無寶處故；不盡數者，習行眾藥，不住無數者，知彼眾病故；不盡數者，生死自然，不住無數者，泥洹自然故。」

於是，彼諸菩薩聞此喜悅，皆生善心。諸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好華，積至于膝，以供養佛。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，以次合聚。於是佛土忽然不現，須臾之間已還彼國，近香積佛。

維摩詰經見阿閦佛品第十二

於是，世尊問維摩詰：「汝族姓子！欲見如來，為以何等觀如來乎？」

維摩詰曰：「始不以生，終不以數，今則不住。空種是同，入無所積，眼耳鼻口身心已離三界。不疲懈三脫門，得三達智，為無所至，至一切法，得無礙立，積於誠信，如無所住，如慧無雜，不生因緣。不為相，不熟相，不暫相。不一相不非相，不無視不為視，不熟視不暫視，不此岸不度汎不中流，不以此不以彼不以異，不解慧不住識。無晦無明，無顯無名，無弱無強，無教無不教，無淨無不淨，無數無不數，無言無不言。不施不受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諍，不進不怠，不禪不亂，不智不愚，不誠不欺，不出不入，不往不反，斷諸雜聲，非有土非無土，非有餘非盡[歹*斯]，非模非想，非著捨著，平等正法。非量非稱，非過非逝非作，非見非聞，非意非識，度諸所生，正至諸慧，等諸人物，說一切法。無所生無所有無罣礙，一切受無不樂作，無刺無擊，無滅無敗無固，無畏無憂，無喜無聲，一切滅說無語。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身為若此，為如是觀。如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，以他觀者，猶為邪觀。」

賢者舍利弗承佛聖旨，而問佛言：「是人何沒，來生此土？」

佛言：「汝自以是問維摩詰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族姓子！汝於何沒，而來生此？」

維摩詰言：「如卿，賢者！以法為證，沒當何生？」

曰：「安有斯法，沒而生者？」

維摩詰曰：「若無沒來，何有諸法？曷云如是：『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』幻士造化，為男為女，寧有沒來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化者，無沒生也。」
維摩詰曰：「如來不云一切法化自然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曰：「化自然相，非諸法耶？曷云如是：『汝於何沒，而來生此？』沒者，舍利弗！為行盡[歹*斯]，生者，為行長善。菩薩沒者，不盡善本，生不長惡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是族姓子本從阿閦佛阿維羅提世界來。(阿閦者漢言無怒。阿維羅提者妙樂也。)」
舍利弗言：「希有！世尊！是族姓子乃從清淨佛土而來，樂此多怒之處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云何，賢者！夫日一切周行冥中，為樂冥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然！日不休者，其明堪任行眾冥故也。」
曰：「夫日奚故行閻浮利上？」
答曰：「欲以明照，為之除冥。」
曰：「如是，賢者！菩薩若生不淨佛土，則淨其人不俱為污，一切所近輒為除冥。」
是時，大眾渴仰，欲見妙樂世界阿閦如來，及其大人。佛知一切眾會所念，即請維摩詰言：「族姓子！現此眾中，妙樂世界阿閦如來及其菩薩、諸弟子眾，眾皆欲見。」
於是，維摩詰菩薩自念：「吾當止此師子座不起，為現妙樂世界鐵圍山川，溪谷江湖，河海州域，須彌眾山，明冥日月，星宿龍神，天宮梵宮，及眾菩薩、弟子具足，國邑墟聚，人民君王，阿閦如來及其道樹、所坐蓮華，其於十方施作佛事。及其三重寶階，從閻浮利至忉利宮，其階忉利諸天所，以下閻浮利禮佛拜謁供事聞法，閻浮利人亦緣其階上忉利宮，天人相見，如是無數德好之樂，從妙樂世界上至第二十四阿迦膩吒天。又斷取來供養人此忍界，使一切眾兩得相見。」維摩詰念欲喜眾會，即如其像，正受三昧，而為神足，居諸眾前於師子座，以右掌接妙樂世界來入忍土。
彼得神通菩薩天人弟子，見接舉來，皆起稱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哀取我！惟，世尊！安立我！」阿閦佛以方便受眾人而解之曰：「非我所為，是維摩詰所接也。」其餘天人不知為誰取我如往，而妙樂世界入此忍土，不增不減，又此土不迫隘，而彼土亦不損也。
於是，世尊釋迦文告諸眾曰：「汝等觀是妙樂世界阿閦如來，其土嚴好，菩薩行淨，弟子清白。」皆曰：「唯然，已見。願受如是淨好佛土。」諸菩薩皆欲追學阿閦如來菩薩所行。其於是見彼阿閦如來佛土者，十四姟人起無上正真道意，皆願生妙樂世界。佛即記說是輩，皆當生妙樂土。「又當來化我此忍世界，一切化已，當復還彼。」

佛問舍利弗：「汝已見妙樂世界阿閦如來？」
「如是，世尊！見彼土人，一切淨好，皆得神足如維摩詰。我等，世尊！快得善利，得與是輩從之正士相見與事。在在人人，聞是法者，快得善利。誰聞是語而不好信？如有手執翫習諷讀，是為得佛行念；如有諷起是經法者，為受正法為捨眾道，為如來到其舍；若究暢書，隨是法說而敬事者，是為得佛福施得大法智。其以是經四句頌教，為同學說，是為已得記莂，為得法樂已甚解矣。」

維摩詰經法供養品第十三

於是，天帝釋白佛言：「多福哉！世尊！得近如來、文殊師利者，雖百千聞，未有若此純法化者也。以宿曾聞是法不疑故，使其人得此法乘，能受持誦，況我面值應心與合。諸愛此者，吾無所違，若一切見軌跡不離諸佛者，於諸彼轉其已得勝，為降眾魔而來體道，道意佛念其人必得。持是法者，吾與官屬，當助安之。在所墟聚國邑，有以是法教勸說者，吾與官屬共詣其所。其未樂之天人，吾當起其樂，必以喜樂而營護法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帝！吾代汝喜。是諸去、來、現在佛得道者，皆說是法。若是，天帝！欲得供養去、來、現在諸佛世尊，當受是法，持誦自清，宣示同學。正使，天帝！三千世界如來滿中，譬如甘蔗、竹蘆、稻麻、叢林，甚多無數皆為如來，有賢者子、賢者女，於一劫若百劫，敬之、事之、奉之、養之，一切施安進諸所樂。至諸佛般泥曰，一一等意，穿地藏骨，立七寶塔，周於四方，彌滿佛界，高至梵天，施設蓋幡，為諸佛別造塔，皆於一劫若百劫，供養眾華、眾香、眾蓋、幢幡、伎樂。云何？天帝！此人殖福能增多不？」
曰：「多矣。世尊！彼之福祐，不可稱說億百千劫。」
佛告天帝：「當以知是賢者子、賢者女，受此不思議門所說法要，奉持說者，福多於彼。所以者何？法生佛道，法出諸佛，其能供養此正法者，非思欲施輩，當以知此。」
佛告天帝：「有昔過去無央數劫不可稱計，時世有佛，名俾沙闍羅耶(漢言藥王)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，其世界名太清，劫曰淨除。彼時，天帝！藥王如來壽三十劫，其弟子眾凡三十六億姟，菩薩十二億。是時，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，王有七寶，主四天下，五劫奉事藥王如來，率其官屬施諸所安。至五劫中，聖王寶蓋召其千子而告之曰：『汝等已見如來，當共奉事，施以所安。』於是，千子聞父王命，皆以安和，復至五劫供養藥王如來，并其官屬一切施安。第

一太子名曰善宿，獨坐自念：『寧有供養殊過此者？』空中有天承佛聖旨，應曰：『正士！法之供養，勝諸供養。』即問：『何謂法之供養？』天曰：『何不行問藥王如來？佛當為汝解說法之供養。』於是，太子善宿即起，行詣藥王如來，稽首佛足，而問：『法之供養，為法見者，是何謂也？』藥王佛言：『法供養者，如佛所說，眾經奧藏，深邃之言，諸世所歸，非為難受，難見之輩，以無憍慢，微妙無像，其義夷易。菩薩篋藏修至諸持，經印所封，非無道理，其輪清淨，入六度無極，可善取學道品，法淨入正之事。為下大悲建于大慈，離諸大見覩大緣起，非人非命，非女非男，如空無相無願無為，道地之行，法輪之際，天人百千所共歎譽，法藏多度，含受眾人。明宣諸佛菩薩道行，為入有義法之正要，下於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戒無所犯，一切彼轉見為怖畏，師仰諸佛，覩夫生死而不與，同現滅度，安習如是像眾經微言，分別惟觀而以受法，是為法之供養。又，族姓子！法供養者，為聞法生法，法轉成緣起，隨順離諸際見，為如不生，不起法忍，非身非人。為上因緣，無違無受，如無所諍。以捨我作而依於義，不以嚴好；以隨聖典而依於慧，不為文飾；處處入義而依於經，不習非義；以所懷戢而依於法，不用人所見。得諸法無受入無處所，滅於不明，滅於行，滅於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更樂、痛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死苦，一切以滅。如是滅、如是觀十二因緣起，以不可盡而受微妙，人所視見而以不視。是，族姓子！名為無上法之供養。』

「如是，天帝！太子善宿，從藥王佛，聞法供養，便得順忍，即解寶衣以覆佛上而言曰：『余以堪任，於如來滅後，奉受正法，作法供養，擁護是道。惟願如來加哀竪立，令我得降魔怨，取佛正法。』彼佛知其內性，即說曰：『末後汝當守護法城。』於時，善宿從見世尊，以家之信，捨家受道，勤修德本。精進不久，即立善法，起五神通，得入諸道之持，不斷辯才。遂於世尊般泥曰後，以智慧力至滿十劫，藥王如來所轉法施隨而分布。於時，善宿比丘化十億人使立大道，十四姟人解弟子乘，餘無量人得生天上。如是，天帝！在昔異時王寶蓋者，於今得佛名寶成如來，其太子善宿者，則吾是也。其餘諸子，於是賢劫，皆得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此賢劫中千佛興者是也。從鳩留先為始作佛，至樓由如來為最後得。如是，天帝！當知此要，昔者我身於諸如來行法供養，得為上化，為長化、為願化、為無上無比之化。是故，天帝！當以知此法之供養，供養於佛。」

維摩詰經囑累彌勒品第十四

彼時，佛語彌勒菩薩言：「彌勒！是名為無數億劫習佛道品，汝隨分布，受是像經，佛所建立，如來滅後，廣博此道。所以者何？後世得者，族姓子族姓女、天龍神、揵沓和，當下德本，其於前勝已作無上正真道行，而未得聞受此法者，聞是輩經，必甚愛樂，當頂受此佛之要道。又，汝彌勒！當利是輩諸族姓子，於是當為布現是經文。菩薩有二印，何謂二？有憙雜句嚴飾之印，有入深法妙化之印。彼若好憙雜句飾者，當知是為阿夷恬菩薩輩也。若得是深經書受廣行，不以數數有畏，聞之能傳，當知是菩薩為久修梵行。復有四事，阿夷恬用空耗。何謂四？所未聞經，聞之驚疑，不作勸助，專增為亂：『吾未曾聞，此從何來？』若族姓子！甚解深法樂說微妙，不從受習，雖近不敬專，於中作毀行，是為四，阿夷恬為空耗不得至深法忍。又，彌勒！有二行，菩薩雖解深法，猶以空耗。何謂二？習在邊方，不恒其行，檀智蔑人，不受不誦，亦不追求。自有甚解學深法者，則以輕慢、貪濁、懷嫉，不能納人，亦不法施，是為二。雖解深法，猶以空耗，不能疾近，不起法忍。」
於是，彌勒菩薩白佛言：「未曾有，唯然！世尊！至於如來之善言，吾當遠離如此之惡，以護如來無數億劫道品之習。若賢者子心入是輩經者，當令手得恣所念取，若念受持如是輩經，傳示同學，廣說分明。其時，世尊！得如是經，樂憙相傳者，當知此輩菩薩為彌勒所建立也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彌勒！如來代喜，善說是言。」
於是，一切菩薩等，俱共同出聲言：「如來滅後，我等在所佛土，當來於此分布佛道，示諸同學以其所樂。」
爾時，四天王白佛言：「在所，世尊！墟聚國邑，有行如是深經法者。吾當率諸官屬，詣講法所，為護講法。百由延內，當令一切聞見講法，令無伺求得其便者。」
彼時，佛告賢者阿難：「受是經法，奉持誦說，以布現人。」阿難言：「唯，當受是經，布現眾人。要者，世尊！當何名斯經？亦當以何奉持之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名為『維摩詰所說』，亦名為『不可思議法門之稱』，當奉持之。」
佛說是已，莫不勸受。尊者維摩詰、文殊師利為上首，眾菩薩、大弟子，一切魔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維摩詰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